

「美」布拉德福德·莫洛◎著

陈腾华◎译

伪造者



新华出版社

伪造者

(美) 布拉德福德·莫罗◎著

陈腾华◎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伪造者 / (美) 布拉德福德·莫洛著; 陈腾华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0

书名原文: The Forgers

ISBN 978-7-5166-3504-9

I. ①伪… II. ①布…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425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7704

Copyright © 2014 by Bradford Morrow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Mysterious Press, an imprint of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伪造者

作 者: [美] 布拉德福德·莫洛 译 者: 陈腾华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李 成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河北鑫兆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504-9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一部出类拔萃的悬疑小说，以致命的谋杀引人入胜。小说充满神秘、吓人的信息，描述了纯净的文学界中高水平的文本造假。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天堂的小鸟》作者）

布拉德福德·莫洛以神秘主义的完美在犯罪小说类型与主流小说之间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切入点。小说表现出对书籍以及书籍交易商的深刻认识，并且表现在成千上万生动和出人意表的字里行间，表现在主题和语言深度的驾驭之中。

《伪造者》只有莫洛可以写出来，也是他今天所达到的少见的震撼人心之大师水平。

（美）彼特·斯特劳勃（《鬼怪故事》作者）

对他来说，历史的真相并非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发生过什么。

——乔治·刘易斯·博格斯：《皮耶尔·门纳德，〈唐璜〉的作者》

这种神秘、暴力和恐怖的循环所要传达的对象是什么？它必然指向某一个终点。或许还因为我们的宇宙由偶然性支配，不可思议的偶然性。终点又在何方？这种亘古不变的问题是推理至今无法解决的难题。

——亚瑟·柯南道尔：《纸皮箱历险记》

警方无法找到他的双臂。

几周以来，他们搜遍了蒙多克公路南边寒风凛冽的海岸。他们在数英里的海岸线上沿冰封的沙丘扇形搜寻，试图找到可能埋藏双臂的可疑沙丘。二月的雨雪和短暂的白昼光照缓慢地吞噬着沙滩上和逐渐凝冻的泥污上任何可疑痕迹，使他们的种种努力陷入徒劳。警方推测，假如攻击者把断肢抛进翻滚的波浪，很有可能会在退潮时分冲上海岸。如果海水没有把受害者的指甲冲刷干净，指甲里会残留可供法庭采信的证据。凌乱的犯罪现场表明，受害者极有可能曾经与攻击者搏斗过。可是，搜查依然无果，捆绑双腕的手臂有如双翅，飞越深不可测的大西洋，变得无影无踪。

在受害者胞妹的要求下，可怜的受害者被送到纽约医院的重病救助病房，在那里经受了十天的煎熬。受害者深陷昏迷，几无知觉。他无法告诉妹妹和警方他的遭遇。他是一个习惯于凌晨在书桌前静静地工作的人。警方估计，他是在后脑受到精准重击之后被肢解双手而失去知觉的。他海滩别墅的书斋地板上留下一大摊渐渐凝结的血液。

入侵者似乎是一个擅长行凶攻击的恶徒，又在极端情况下幸运逃脱。遇害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用来击破受害者头颅的大理石擀面杖也来自屋内厨房。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如金钱或珠宝首饰被盗。受害者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古董名表百达翡丽·卡拉特拉瓦仍然放在书桌上，

没受到触动，与之相配套的二手静音器也在受害者的书桌上安静地放着。由于日出之前偶有嘈杂声响，加上海浪拍打的声音，初冬灰暗的晨光里邻居们看不清周边的东西。因此，一如消失的双手，入侵者似乎从人间蒸发了。那些不管天气变化每天有规律地在海边漫步的晨练者，那些迎着寒风凑成一堆牵着睡眠朦胧的宠物狗溜达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有异常情况发生。附近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喊声、尖叫和摔打的声音，如果有，永无停歇的海浪拍打声也会掩盖这些声响。再者，这间屋子两边的窗户都关上了，窗帘也拉得严丝合缝。

清晨，邮差沿着日常的路线把世界各地寄来的包裹送来这个地址。他发现房门微微开着，似乎屋主人对寒冷的天气不管不顾。多年来，虽然邮差和受害人并非朋友，但至少也形成了相互了解的友好关系。眼前的景象显然不属正常。他先是轻轻地喊了一声，接着就一遍又一遍高呼起来。见到没有任何反应，他只好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走进前厅。他多么希望这一切不会给他，也不会给任何其他认识的人看见。然而，他看见了，有个人横卧在屋里的尽头。随后，救护车和警车驶过狭窄的车道，停在别墅前面，呼啸的声音宛如流星击中教堂一般，打破了这个社区的宁静。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失去了双臂，但残存着一丝求生的欲望。

最使取证警员困惑不解的是，书斋地上杂乱无章地散落着一批手写的、年代久远的有关政治和文学色彩的信件以及手

稿。珍本书籍散落一地，张开的封皮就像是一只只趴在地上的死鸟。从各种书上撕下来的题签单页飘落一地；林肯、吐温¹、丘吉尔和狄根斯²以及亚瑟·柯南道尔³的文件手稿和其他十几种文件混在一起。大部分书籍和文件都遭到了破坏，或是揉成一团，或是溅上血液，又或是被古董级的墨水瓶里倾倒出来的墨水玷污。这些古董墨水瓶曾经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橱里，现在则凌乱倾侧。所有失踪的手稿或签名书籍都难以确定其数量。很明显，收藏者没有收藏清单，事后通过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也表明这些书籍都没有投保。由于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物件（包括书斋靠墙书架上的书）都没有被盗的迹象，因此，人们认为文学珍藏应该没有被盗走。可能解释的理由是，攻击者撕毁这么多有珍贵题签的书籍会不会仅仅是为了掩饰他要偷盗的其他东西呢？不，这不仅仅是一起盗窃事件，而是一起重罪案件，明显是一起肆无忌惮地摧毁珍贵财物以及对人身进行严重攻击并可能导致蓄意杀人致死的重案。

亚当·迪尔死了，他留下唯一可以向活着的人们诉说的证据是攻击者在他背后实施令人发指的残暴和危及生命的攻击。

1. Mark Twain, 1835-1910, 美国小说家，演说家，代表作品有《百万英镑》、《哈克贝芬历险记》、《汤姆历险记》等。——译者注（下同）

2.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 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等。

3.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英国作家，因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出名，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

那天，我悲痛地获悉他死了。假如仁慈的上帝让他苟且活着，面对静默和手术，无疑是一个悲剧。由于头部重创使他的大脑严重受损，他已无任何肢体语言，甚至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按他妹妹梅根的说法，作为一个曾经的遁世者，他的伤势已经使他永远离开了他从幻觉生活中所获得的乐趣。不，与其每天痛苦挣扎地苟活，平和地躺在平整小巧的坟墓里会是他最好的归宿。假如一只蝴蝶被顽童拔去双翅，会不会比双足粉碎好一些呢？试想一下，一只受伤的蝴蝶，停在草地上凝视天空而无法飞翔是什么滋味？

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年里，我曾经多次与梅根约会。那天，她在电话里向我诉说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她歇斯底里的抽泣，呼吸中带着阵阵干咳，说话断断续续。我可以听到电话亭附近有一群正在玩耍的孩童的喧闹，难道他们不用上学吗？我意识到她离开了工作的地方，来到相对不受干扰的托普金斯广场和我通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无言于对，只好默默地听我亲爱的梅根诉说。她告诉我她知道的一切。我记得当时我独自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头脑发麻，思绪无法集中。我真想立即来到她的身边，说尽一切可以安慰的话，把她紧紧地抱在我怀里，吻干净她的眼泪。

梅根是一位离异妇女，一头火一般的红头发，质朴，热情似火，毫无机心。她已经年届四十，但她的长相要比其他女性年轻不止十岁。梅根在纽约东区经营一家旧书店。她的职业

选择可以把她的艺术造诣与厨艺特长结合在一起。早年，一场蒙多克游船事故使她父母双亡，她和亚当十几岁就成了孤儿。他们家在蒙多克海滩拥有一座海滩别墅，后来自然而然地成为亚当遁世隐居之所。他俩自小住在曼哈顿，由书呆子姑母抚育成人。梅根很早就学会了自立。童年时代兄妹之间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相互依存，营造出自己的儿时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二人世界别无他扰。诚然，亚当比梅根年长，但梅根性格比亚当外向。因此，她自然而然成了亚当的保护伞，甚至宛如母亲。她担负起照顾亚当生活起居的责任，让亚当居住在蒙多克的家里。我开始注意到，在亚当经济拮据之时，是梅根替他支付账单。她向我倾诉她所了解的最后一个事故细节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她在广场的图景：火烧云下，凛冽的寒风，她独自在疏疏落落的树林里游走，说话。其时，我的心早已飞到她的身边。

我问道：“他现在哪里？”我尽量舒缓口气，意在让我们俩都镇静下来。

“他们把他送进了南安普敦医院的重病救助病房。”

“这就是说他还活着？”我说道。“那就还有希望，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告诉我他流了很多血——”她又开始爆发，哭泣起来。

我静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梅，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他们知道是什么人作案的吗？”

她回答道：“今，今天早上。”她回避了我第二个问题。这意味着她知道他们没有线索，或者这时不应该由她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梅根是一位真正的城市淑女，不会开车。因此我建议由我送她马上到医院去。但是，我的车还在维修部。我们本来应该租辆车去的，但我说我把车开出来应该没有问题。

“天哪！我不知道面对他我能不能控制得住？怎么办呢？”

我安慰她说：“不必担心，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你会在他身边。医生一定给他把所有的药都用上来维持他的生命。”我接着说道，“我过来接你好吗？”

她止住了哽咽说道：“好吧，过一会儿你过来吧。你真是太好了。虽然，我知道你从来也没有真正喜欢过我哥。”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虽然，她对我的想法没有完全理解错，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吃惊，她居然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提醒自己，梅根的情绪已经完全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惊骇事故所控制，她已经崩溃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因为毫无意义和适得其反的话危及我们的感情。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不能制造矛盾。我所要做的是让她明白，她并非孤立无援，有我呢。她毕竟是我的爱人。就在和她约会之后不久，当我需要支持的时候，她曾

经是我的依靠。而今，该是我表现的时候了。

我鼓起勇气说道：“我敢保证他不会有事。他是一个壮实的家伙，他的强项就是健壮。再说，勉强挣扎或者更糟糕。”

在一段时间内，亚当·迪尔遭受攻击的消息在珍本藏书界引起了震动。虽然他算不上是收藏界的主要玩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在此行交易界出名的人物。收藏界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事件倍感困扰，每一个收藏爱好者都为之惊恐不安，都为这宗令人毛骨悚然的攻击深感忧虑。与此同时，珍本收藏界之外的人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作的案？蒙多克不是号称是一个安全港湾吗？会不会因为书籍本身隐藏着潜在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会有什么人如此荒唐地毁坏那些珍贵的书籍呢？又会有谁了解这个叫迪尔的家伙积累了如此广泛的收藏呢？那么，尚未摧毁的书籍又会如何处理呢？有人直接问我有关这位收藏家或者他的藏书室的问题。我和他妹妹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悲情致哀的背后，没有表达的问题和收藏界同仁们的关切我还是体会到了。

在亚当送到纽约市和临死的前前后后，我曾经陪同梅根去过一次医院。见到亚当的样子，梅根止不住悲痛。亚当手臂的残留部分和头部缠满绷带，系在令人不能忘怀的各种支架上，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拼图的复杂印象。人同此心。看到梅根悲痛欲绝的神情，我也同样感到悲伤、害怕和惊恐。他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躺着，在耀眼的灯光下毫无生气地躺着，在几无

细菌的重病救助病房里躺着。尽管她已经向我描述过他的伤残细节，但眼前的情景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如此恐怖。他所受的残害，非凡人所能忍受。与此同时，我仍然为她先前说与其兄长关系不和谐的说法耿耿于怀，这意味着我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我得假装对他目前的状况感到难受和不安，我并不介意我的做作，但我所表达的关爱掩盖了我闷闷不乐的麻木情感。文明人不会喜欢看到同胞忍受折磨。尽管我有过过错，但我确信自己是一个文明人，文明的人。总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场面，但我会尽量做得最好。

梅根俯身贴近亚当包缠着纱布的脸，悄声说道：“亚当，”她的声音打破了病房里不愉快的沉寂。亚当眼底下的伤痕使他看上去好像多年未眠，他的鹰钩鼻子却使他在累累伤痕中保持了一丝尊严。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兄妹俩的鼻子如此相似。

“亚当，我亲爱的哥哥。我就站在你的身边为你祈福，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

他没有反应。他能有反应吗？

梅根斜看了我一眼，对着兄长点了点头，意思是要我说些鼓励的话。我的麻木加深了我对她的悲伤。我开始与梅根约会那时，抚养她成人的姑妈已经去世。这也就是说，梅根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无家庭依靠了，而我很快就将成为她所谓的“家庭”一分子。

我走近病床低声说道：“亚当，我想重复梅根的话，希

望你能听到我们说话。这里的治疗条件很好，最好的。你要坚持——”

亚当动了，挣扎着从枕头上转过头，对着我微微睁开了眼睛。

“亚当！”梅根的话冲口而出，声音略有提高。

“我去叫人来。”

说完，我就匆匆离开了病房。

我很快领着日班护士进入了病房。只见亚当垂下头。梅根一次又一次拍打他毫无反应的脸，但亚当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当我们准备离开病房的时候，梅根一脸惊讶，似乎不相信她的兄长会对我有所反应。她略带平淡的语气对我说道：“他似乎对你的声音比我的还敏感。”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认为他并不是真的能够认出任何人，药物已经使他毫无意识了。他的反应似乎是突然出现太多的疼痛而已。”

“也许你说得对。”

“其实，我感到高兴的主要是我们来了，尽了我们的本分。”

梅根用手搂住我的腰说道：“是啊，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来。”

“不要再说我不喜欢你哥哥了，好吗？”

“对不起，我答应你再也不说了。”说完，她把我搂得

更紧了。

虽然，情感上尚有一丝芥蒂，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我靠上去吻了吻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城去了。

几天之后，亚当死了。在此之前，梅根早晚都去探望她的兄长。由于身份尴尬，自从那次探视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足医院一步。为了弥补缺席的过错，我竭尽所能帮助梅根安排她兄长的丧葬事宜。我和梅根本来就亲近，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更加亲近了。我住在格莱美丝公园附近的尔湾道上的一家公寓。梅根每天晚上都过来和我共处一室。我们一起静静地烹调晚餐，我的角色是副厨师长。梅根师傅或者干煎瑶柱，么烧烤肥鸭，忙得不亦乐乎。无眠之时，我们就共同把盏，一起观赏挑选出来的电影如《大都市》和《失魂岛》之类。我们疯狂做爱，我们在经历死亡场面之后更加珍惜生活。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拥抱彼此，拥抱生命。要知道，亚当挣扎求生的整个过程离我们的心灵并不遥远。梅根不会忘记他们有过的幸福时光，而我也曾经作为忠实听众聆听梅根诉说一二，深知这些记忆是她最宝贵的遗产。诸如此类，值得敬重。

我们分别接受了调查官的讯问。他们使用了武断而屈辱的词句如“利益相关者”之类。这一切弄得我们筋疲力尽，甚至深感受辱。他们对我尤感兴趣，这使我特别紧张不安。但当他们发现事发之时我正在家中睡觉，并且无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之后就放过了我，但还是要通过我继续追寻他们认为缺乏的

线索。他们在讯问中希望能够引出其他相关人士如珍本收藏界的藏家等等。他们问我是否认识某个书商或某个收藏家，我认真作答，思索所有这些人是否涉及其中。无论如何，我的说法都具有参考价值。

有关残害和谋杀亚当·迪尔的报道开始失去公众的关注。一家本地小报把残杀描述为“手稿谋杀者”。尽管报道中使用了温和理性的文学语言，却没有吸引眼球。小报读者嘲笑说，只是文学手稿，那珍本书籍呢？出乎我和其他书商或者外围人士的意料，小报连载很快从头版滑落到中间版面，不久就退出了连载。

这段时间里，我和梅根离群索居，这使得梅根有机会获得喘息时间。她出奇的沉默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们发现根本不可能摆脱那个话题，即是什么人想要伤害亚当，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残害他等等。梅根认为，作案者极有可能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梅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在蒙多克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虽然亲近，但我能肯定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和自己的小妹妹保持距离。”

我点点头，心想，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

死亡是一个危险的勾当，

死亡是苦难的解脱，是生命窘境的释出。死亡又是一种导向。一旦我们死去，我们为之小心培植的秘密，如同许许多多隐藏在花园抚育的黑色花朵，就会常常绽放在可供它们怒放，供那些愿意闻到带毒花香的人们欣赏。我尽我所能去保护梅根免受其兄生活带来的某种不愉快的发现。如同许多家人一样，她宁愿相信亚当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些导致他们窒息的方式以及可恶的细节很快就会暴露在光线下。造化弄人，我已经猜测到（但不可能在其死亡之前）有关亚当的细节，真实的、可敬的，统统可以向她披露。我知道，但我有义务提供帮助，使之将它从秘密的暗处转为真实的、胆怯的一瞥。这有可能是在伤口上撒盐，但它会证明这是不可或缺的调味料。

我所提供的承诺非常重要。我在追寻事实，或毋宁说是一种为了引出更好地聚焦亚当不幸死亡的描述，来解释我所知道的原因，我所知道的内容，或者说我认为所了解的他的隐遁生活。

我本人，像亚当一样，就曾经是一个造假高手。毋须否认，甚至不必害臊，我是一个成功的造假者。曾几何时，在我的生活中，我把模仿我所喜爱的作家信件和手稿视为人生一大乐事。如人所愿，我以自己独有的工艺研磨伪作，然后交由书商推销。他们赚得大把钞票，我则从中分得一杯羹，可怜的面包屑而已。不，我并非能够被轻易骗上船的雏儿，我知道自己是

谁，在做什么，我熟悉门道，知道如何造伪。我自有路数，也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毫不自夸地说，每当我用笔尖触摸一张未经玷污的白纸，我浑身就如同打鸡血一般颤抖，那绝对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冲动感觉，如痴如醉，绝对辉煌灿烂。我活着就是为了检验满意的效果，别无他求，这也可能是亚当-迪尔努力想要达到的效果。诚然，我怀疑造伪的雅艺从来不会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喜悦，它给我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快感。每当我在构思和动笔模仿一位可敬的大师（有时是某位家庭成员，有时是某位小说家或诗人）的真迹信件或者极为罕见的书籍的时候，我的紧张和无耻也在这一刻完全放松，像带电的星尘，像心灵的极光。愉悦之情可以理喻而不可言表。

在我这种独有感觉的背后，有一部分是来自艺术本身的高度危险性。作为一个熟练的艺人，伪造者只有一次机会把活做得恰如其分，把书做得超乎所愿，做得更加珍贵，否则他就会前功尽弃。活路做得极其专业之时就是我的全盛期。我想，在我从事伪作交易的那段短暂时期，我就是这一行最好的专家。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专家，那我就什么都不是。天会塌陷，叛逆的天使会高歌齐鸣，剩下的就是，知道其他人只能试图猜测，但又无法猜测那种紧张刺激的满足感。当我把我的杰作卖给老到的书商并获取可观的报酬之时，即便我不无嘲讽地使他致富，把他推向聚光的舞台，我知道我又一次蒙骗了世界。我想，当我那些杰出的题签书籍，我那些伪造的信件和手稿以可